

我的高考

□ 陈家俊

我是七四届中学毕业生,当年的中学没有初高级之分,中学读了四年半,秋季入学,变成了春季毕业。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,中学毕业仍是“四个面向”(面向农村、面向边疆、面向工矿、面向基层)。

按照当年的政策,我是长子,那是绝对不可能去工厂的,只有哥哥姐姐有去农村的,弟弟妹妹才是“硬档”工厂。

大概是我的成绩比较好,喜欢读书,又是个年年被评为“三好学生”唯唯诺诺听话的好孩子,我的班主任吴老师偏爱我,最后的结果是我被分配进了上钢十厂技工学校,就读于电工3班。

两年的技校生活很快就过去了。1977年3月我被分配去了热轧带钢分厂当了一名电工。那年,在小平同志的鼎力支持下,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,看着车间里几个“老三届”磨刀霍霍向猪羊的激情,我也按捺不住了,托我在华东纺织工学院工作的邻居(后来成



刊头书法 冯联清

花鸟情缘

□ 刘德翠

我对花鸟那种特殊而难解的情结是在童年就有了的,在农村没有太多娱乐的游戏,为了打发那些太多的孤寂时光,住在城里的一位远房亲戚为我送来了小鸟,弄来了花草。

起初我对花草并不怎么爱好,认为它们都是些没有思维、没有情感的生命,但渐渐地,我就被它们那沁人心脾的芳香深深迷恋和吸引了。于是,我不顾家人反对,在本来就不大的菜园边辟出一块地来,然后讨来花种种上,尽管它们都不名贵,但我还是精心呵护。

成了花园的花卉自然十分好看,那些大小不一,色彩各异的花朵竞相绽放,白的像雪,紫的如烟,红的似火……五颜六色的花卉把庭院装点得妖娆而美丽,这赏心悦目的美丽常引得行人驻足观望,其中有些心里爱花却又当着“花贼”的人便趁我不备,干起了“顺手牵羊”的勾当,于是很多漂亮的花种很快就都神秘地消失。我心痛之余只得加强防范,每天一放学,我就端张板凳,坐在花丛里,边写着作业边看守着花园,效果虽然不大,但毕竟也让他们收敛了许多。

我养鸟的兴趣其实要远远超过种花的兴趣。那时候鸟的品种很

为了我的妻子)买来了全套数理化复习书埋头啃了起来,没几天我就感到,以我这水平,要想参加高考,差距不是一点点啊!知道自己不行,那就自学吧。报名企业职工学校开始补习文化,我一边工作一边学文化,在上个世纪后叶有一句话叫做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。

在那个火红的年代,青工学习蔚然成风。记得有一天,我夜班下班,由于深夜直流水机房故障较多,抢修劳累了一夜,准备洗完澡后就回家休息了,刚走出浴室门就被职校的俞老师拦住了,她是听工段长说小陈忙了一夜上午的课他请假不上了,她才急匆匆赶来守在浴室门口等我,她对我说:“今天的解析几何你一定要上,否则你会跟不上的”。看着俞老师殷切和焦急地脸色,我被她的职业精神深深地感动了。我说:“俞老师,我上,谢谢您!”。

经过一番的努力,我相继取得了上海市初中和高中的文凭,为我的高考梦想做好了准备。我牢记“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”的那句话。

由于工作学习都比较出色,

我入党提干,八十年代初组织上调我担任了总厂的团委书记。当我的团工作搞得虎虎生威并得到了党委和上级团组织肯定的时候,分管工会、团委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找我促膝谈心,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干部的“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”是党中央提出要求,也是“四化建设”的总体要求,厂党委要求你能够边工作边读书,争取早日拿到大学文凭。

响鼓不用重锤,我知道该去实现我的梦想了,按照组织的要求,我报名参加了“高复班”,并决定当年参加上海市成人教育招生考试。

同事们给我以支持,特别是我新婚燕尔的爱妻,揽下了全部的家务活,让我全力以赴迎考。天道酬勤,也是在一个热浪滚滚的夏季,我同时接到了上海电视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我兴高采烈地去华师大报到了。

整整五年的大学学习生涯,我没有休息日,没有与妻子的花前月下。只有文史楼的灯光照亮了我的心房,丽娃河边留下了我无数的脚印,那是我与书本在谈情说爱。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生活,也是我的高考。

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,高考也成了我的人生转折点。



■ 共舞(摄影)

汤青

多,但鸟笼却很少。有次一个亲戚送给我一只全身呈墨绿和淡黄两色的小鸟,小鸟毛绒绒的,是只刚出壳不久的幼鸟,两只绿豆似的眼睛好奇而胆怯地打量着我,真是太可爱了!

我像得了宝贝似的又是给它弄窝又是给它喂食。但养鸟毕竟得有鸟笼才行,可为找鸟笼我真伤透了脑筋。邻居家的小孩有一只用竹蔑做成的鸟笼,尽管他们家从不养鸟,并且鸟笼也一直空着,但那小孩就是吝啬地不肯将鸟笼借给我。

后来小孩的爸爸知道后硬将鸟笼借给我,可不到一月,那个根本就不服气的小孩由于和我弟弟闹矛盾,气冲冲地跑到我家,不但要回了鸟笼,还放走了那只我视为

珍宝的小鸟。

我父亲终于在上海给我带回了一只他自制的木质鸟笼。鸟笼挺大,也挺精致,里面食槽、水槽及卫生设施一应俱全。我为得到这么好的鸟笼兴奋得两夜没有睡着。很快我又找到了两只叫“石字眉眉”的小鸟,我一有空就把鸟笼拾在手里,和小鸟说话,训练它们“空中抢食”。小鸟没多久就和我有了感情,只要一见到我,它们就在笼子里上窜下跳地叫个不停,有时候我把它们放出来它们也不飞走。

时过境迁,我对花鸟的情感始终没有改变,感谢花鸟,是它们点缀了我的生活,美化了我的家园,让我的生命和生活多了一份依恋与美好。

七月告白

(外一首)

□ 赵强

夏夜恋歌

七月的一个静夜
站在街角,聆听清风
唱给月亮的一曲恋歌
那轻描淡写的旋律
将满满绿色渴望
浸透在骨子里
拾起一片枯干了的叶子
端详它枯黄的纹路
然后,随手一散在空中
即便此前有什么不快
看到叶子随风而逝的身影
也是心潮澎湃
尽数释然了

我把孙辈的孩子们算“小朋友”,子女辈的孩子们属于“大朋友”。在这刚刚过去的60多天疫情生活中,想起这些源自“大朋友”拽着,“小朋友”拉着“疫”起前行的经历,年已古稀的我感慨万分:谢谢你们!

先说说“大朋友”
我的好邻居汤团长。

疫情居家隔离两个月中,我家所属的徐汇区虹梅街道前后一共发过23次抗疫保供物资。

封控前,我从来没有“团购”的经历,小菜场就在大楼下的隔壁,“团购”对我来说就是个新鲜事。先“鲜格格”地按照群友的“呼我”进“**团购群(筹)”群,已经有二百多人嘞!再“爬楼”看到群里管某某室的汤老师叫“汤团长”,还看到汤团长给大家的留言:现在要给学生上网课,等一会儿再回答大家的询问。

哦,原来汤团长是位大学的老师,疫情中要给学生们上网课、批改作业。在我还不会“团购”的时候,汤团长把一份豆制品“团”给了我,让心心念念“就好这一口”的家人“幸福得不要不要滴”!

不好意思再接受“嗟来之食”,我开始认真学习“团购”。首次“跟团”,“团”的是70元一盒12根的山药。当时有点怀疑自己初次操作是否正确?弱弱地在群里问:我这样对吗?得到了百忙中的汤团长肯定:对!吧!我狂喜!

我在用手机抓拍小区值班站岗的志愿者时,认

识了一位眼睛炯炯有神的“上海好囡”“冠子哥哥”,他比我女儿小一岁算“大朋友”。

他第一次邀请我加入“伙食改善组”问我“活鱼团不团?”哦,“冠子哥哥”也是小区另一个“团购群”的团长呐。那天是封控了一个多月,爱吃鱼的上海人有多久没有闻到鱼腥味啦!

我惊喜万分激动不已地加入了。不过,卖完啦!“手慢无”!呵呵。

封控两月,闲来无趣,赶紧做“抖音”短视频吧。两年前十岁的外孙女“小朋友”老师教会了我制作抖音,这次抗疫记录短视频中,汤团长、冠子哥哥都是我拍摄的主角呢!我做了百多条抗疫抖音。我的抖音作品得到“小朋友”老师的表扬:不错,有进步!我不敢傲骄很久,一歇歇功夫就继续加油了呢。

“小朋友”老师遵守诺言,在上海复工复产后上门看望姥姥,并且手把手教会了姥姥我如何在抖音里配音。

6月9日下午,小区业委会正副主任戴着口罩,在我家门口颁发给我“抗疫先锋队服务证书”,上面盖着“中共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街道工作委员会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虹梅街道办事处”两个大章;还有一个业委会赠送的“大白”钥匙扣,刻着“共克时艰 守护家园感谢志愿者”字样。当我接过这份荣誉证书时,连声道谢,心想:陪伴我“疫”起前行的“大朋友”“小朋友”“功不可没”哦!

【大朋友】 【小朋友】

□ 顾海鹰